

《中西法律传统》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

2021年第1期(总第16卷)

唐《县令箴》作者古之奇事迹考^{*}

霍存福

摘要 | 唐古之奇《县令箴》当作于泾原兵变前，较元结《县令箴》晚十几年。古之奇虽在朱泚伪大秦国效忠过，但在官箴史上，其《县令箴》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颇大。因史籍记古之奇事极少，对较其现存诗文与友人李端作品的关联，是了解其人并理解其思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 唐代；古之奇；县令；官箴；德目

作者简介 | 霍存福，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宋姚铉编《唐文粹》卷七八^[1]，元富大用编《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一四^[2]，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四四五^[3]，清乾隆《山东通志》卷

三五之十^[4]，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六^[5]，均收录了唐古之奇^[6]《县令箴》。五书所收，文字略有不同。兹以阿拉伯数字1-5，依序标示诸书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代法官箴言及其传承与创新研究”(19AFX003)。

[1] [宋]姚铉编：《唐文粹》卷七八《箴诫铭·箴二五·县令箴(古之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4册，第204页上。

[2] [元]富大用编：《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一四《县官部·古今文集·杂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册，第291页。

[3] [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四四五《箴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7册，第523页。

[4] [清]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卷三五之十《艺文志十(箴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1册，第497-498页。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六古之奇《县令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第2367-2368页。

[6] 唯《山东通志》题“元袞格根”作。山东省《宁阳县志·艺文》晚出，其“古之奇”下原注：“前志沿旧志作‘古之哥，元人’。近见王麓樵《稽古论略》作‘古之奇’，因改正。爵、里未详。”是该县志对作者曾经有过误会，后得改正。按，王麓樵，名贤仪，清末刑名幕友，著有《稽古论略》。许同莘谓“王麓樵阅邸报，分类钞集，谓风土人情政治利病官常贤否可以周知”。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79页。陈泽珪主编：《长沙野史类钞》下部《耆旧文存》卷一《晚清逸史》，有“王麓樵续句补官”轶事，见岳麓书社2011年版。

差异。全文如下：

咨尔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宽。宽则人慢，猛则人残。宽则不济，猛则不安。小恶无^{1、2、3、5(勿4)}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将^{1、2、3、5拱}。祸既有胎，德^{1、2、3、4(福5)}岂无种^{1、2、3、5(自4)}？镜不自照，只^{1、3(概2、4、祇5)}能鉴物。人不自知，从谏勿^{1、2、3、5弗(弗4)}。欲不可纵，货不可黷；黷货生灾，欲^{1、3、5纵}纵^{1、3、5(纵2、4欲2、4)}祸速。勿轻小人，蜂蛰有毒；勿轻小道，大车可覆。勿^{1、2、3、5(无4)}谓刚可长，长刚者亡；无谓柔可履，履柔者耻。刚强有时，柔弱有宜。时宜克念，愿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无^{1、2、3、5(毋4)}为恶行，无^{1、2、3、5(毋4)}逆善名。保此中道，无成^{1、2、5(为3、有4)}不成。过客箴士，冀申同声^{1、2、3、5(情4)}。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坚，如松之贞。如剑之利，如镜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诸本不同者，多是虚词；甚或只是词序有异，不影响其基本文义。其中，“宽则人慢，猛则人残”，应当作“宽则民慢，猛则民残”，唐人避李世民讳，后世也沿之。至于“人不自知”“勿轻小人”之“人”，则皆用其本字、本义。

古之奇《县令箴》，是留存下来的唐代两个《县令箴》之一。此前有元结(719-772)撰《县令箴》，约作于代宗广德二年(764)至永泰元年(765)，在其首任道州刺史期间。古之奇《县令箴》，大约晚出十几年。关于古之奇《县令箴》的建树与影响问题，已有专文论述。本文仅就古史中语焉不详的古之奇撰作及其行迹，略作考证，为理解其作品提供帮助。

一、储仲君先生的研究结论

古之奇(? -784?)，两《唐书》无传。宋姚铉编《唐文粹》卷七八，收录其《县令箴》。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八^[1]，收录其《秦人谣》及友人李端《送之奇赴涪州幕》二诗，后诗附记其“时从马仆射辟”；履历则云“之奇，登宝应进士第”。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云^[2]：“古之奇，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洪源下及第，与耿漳同时。尝为安西幕府书记，与李司马端有金兰之好。工古调，足幽闲淡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艺圃，不泛然矣。诗集传于世。”这是介绍古之奇生平最多者。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四四五《箴二》，

收古之奇《县令箴》^[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六二收古之奇《秦人谣》，小传云：“古之奇，登宝应进士第。尝为马燧辟置幕府，李端有诗赠之。诗一首。”^[4]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六收古之奇《县令箴》为朱泚署坊市榜，小传云：“之奇，宝应中进士，马燧辟置幕府。后污朱泚伪命，为兵部员外郎。”^[5]总之，自宋元迄明清，古之奇的作品一直在流传。但其履历，诸书记述，有同有不同。

傅璇琮先生主编《唐才子传校笺》^[6]，储仲君先生执笔古之奇部分，考稽其人其事颇详。下面先列述其梗概，然后再作展开。

(一) 确认古之奇宝应二年(763)萧昕榜登进士第

古之奇“登宝应进士第”事，储仲君先生据清徐松《登科记考》等书记载，确认或辨证了三事。

一是“宝应二年及第”属实。计有功《唐诗纪事》唯云“之奇，登宝应进士第”，不及年份；辛文房《唐才子传》云“宝应二年及第”，储仲君确认“二年及第”属实。理由为代宗宝应元年(762)停贡举，且宝应年号只用了两年，故古之奇应是宝应二年(763)登科。

二是“之奇与耿漳同时”。《唐才子传》云“之奇与耿漳同时”，储仲君认定其准确，二人确为同年。同书耿漳小传云：“耿漳，河东人也。……与古之奇为莫逆交。”

三是古之奇在礼部侍郎萧昕榜下及第。《唐才子传》云古之奇于“礼部侍郎洪源下及第”，

[1]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八古之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9册，第563页上。唯《送之奇赴涪州幕》诗，只录上半阙，无“烽火经阴绝”下半阙。《全唐诗》所录为全帙。

[2]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册，第429页。

[3] 但贺复征未收元结《县令箴》。与姚铉同收元结、古之奇《县令箴》不同。

[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六二古之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八册，第2913页。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六古之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第2367页。

[6]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672-674页。

是错的。储仲君辨证说：洪源是该年状头，而不是知贡举者；该年考官，为礼部侍郎萧昕，试题为《日中有王字赋》等。该科进士二十七人，状元洪源，余有古之奇、耿漳、杜黄裳、高郢、郑锡、乔琛等。洪源，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又，同书耿漳小传云：“耿漳，河东人也。宝应二年洪源榜进士”，也误状头为主考。

（二）确认古之奇服官于涪州马璘幕府

古之奇出任幕府书记一事，《唐才子传》云其“尝为安西幕府书记”，《全唐诗》《全唐文》均称“马燧辟置幕府”。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八作《送之奇赴涪州幕》，诗存上半阙，云：“畴昔十年兄，相逢五校营。今宵举杯酒，陇月见军城。”而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二八五李端（二）《送古之奇赴安西幕》，诗为全帙，云：“畴昔十年兄，相逢五校营。今宵举杯酒，陇月见军城。烽火经阴绝，边人接晓行。殷勤送书记，强虏几时平。”^[1] 储仲君以为，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关诗文所称“安西幕府”，当是邠宁幕或泾原幕。原因如下：

安史乱后，西域路绝，之奇无赴安西之可能。《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云：“初，自兵兴以来，安西、北庭，为蕃虜所隔者，节度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之。”代宗、德宗年间，曾以邠宁节度及泾原节度遥领安西、北庭。古之奇所赴当是邠宁幕或泾原幕。^[2]

所以，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八引李端此诗作《送之奇赴涪州幕》，更为准确。又，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七五李端，该诗作《送古之奇之泾西》^[3]，或对计有功有影响。

第二，辟召他的幕主“马仆射”，是马璘而非马燧。《唐诗纪事》卷二八李端诗注云：“时从马仆射辟。”对马仆射，后人有误会。储仲君说：

《全唐诗》卷二六二古之奇小传即据此云：“尝为马燧辟置幕府，李端有诗赠之。”实误。按马燧未尝为泾原节度，马仆射者当是马璘。《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璘传》云，永泰初，璘拜四镇行营节度，俄迁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及邠宁节度使，后“移镇涪州，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泾原节度、涪州刺史，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复以邠、滑二州隶之。璘词气慷慨，以破虜为己任。”“镇守

凡八年，虽无拓境之功，而城堡获全，虜不敢犯，加检校右仆射。”据同书《代宗纪》，马璘移镇涪州在大历三年（七六八）十二月，辟召幕僚当在此后不久。^[2]

此外，储仲君认为，在地理位置上，“涪州，属关内道，治安定，在今甘肃省东部涪川县附近。涪州地接陇坂，故李端诗中有‘陇月’之句”^[2]，符合诗境。

（三）考证古之奇在幕府书记后的经历与命运

关于古之奇从涪原至京城经历，储仲君说：

据《旧唐书·代宗、德宗纪》，大历十一年（七七六）马璘卒后，段秀实、朱泚、姚令言相继为泾原节度使。当是古之奇未离涪原，建中四年（七八三）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之师救哥舒曜，至京而叛，拥立朱泚，^[4]之奇亦在其中，故为朱泚所任用。《全唐文》小传云：“后污朱泚伪命，为兵部员外郎。”未知所据。^[5]

推测古之奇一则从未离开涪原，二则随军至京城，在叛军中，因被朱泚所用，但对其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一事存疑。后来，陶敏补正说：“按《奉天录》卷一：‘朱泚出榜两市及署两坊门曰，……’

[1]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八五李端（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九册，第3252页。

[2]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673页。

[3]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391页。

[4] 泾原兵变的背景及大致经过是：唐德宗初即位，急欲削平阻兵割据的诸藩镇，尤其成德、魏博、平卢、襄阳四镇。初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总兵讨伐，平定襄阳梁崇义后，李希烈旋即自叛。哥舒曜领兵征讨失利，诏命姚令言率泾原兵马赴援。建中四年（783）十月，军士途径京师，骤然哗变，奉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主，僭号称帝。德宗仓皇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率军围攻，王师频战不利，赖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前来，遂解奉天之围。后因权臣卢杞阻隔，李怀光又生叛心，德宗再奔梁州（今陕西南郑）。德宗不得不先赦河北三镇及淮西，专讨朱泚、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五月，李晟率诸路兵马攻克长安，平定朱泚之乱。贞元元年（785）八月，马燧、浑瑊又击败李怀光。

[5]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674页。

伪兵部员外古之奇词也。’即《全唐文》小传所本。”^[1]所言殊是。

关于古之奇的下落及最终命运,储仲君说:

据《旧唐书·德宗纪》,兴元元年(七八四)五月,王师收复京城,朱泚、姚令言遁去。六月,“泾州田希鉴斩姚令言,幽州军士韩旻于彭原斩朱泚,并传首至行在”。七月,“受伪署官乔琳、蒋镇、张光晟、李通、蒋鉴伏诛”。古之奇曾掌伪帝诰命,且此后不见其行迹,恐亦在被诛之列。^[2]

推测古之奇随同其他伪署官一同被诛,时间在兴元元年(784)七月间。

储仲君还提出,古之奇《县令箴》《为朱泚署坊市榜》,各有8个关键字,反映其皆是为朱泚而作:“《箴》云:‘咨尔多士,各司厥官。’《榜》云:‘奉天残党,蚁聚京畿。’均为伪帝朱泚所作。”^[3]这个判断,也显示了古之奇从泾原到京城后的“行迹”。

二、古之奇撰作之我见

上述《县令箴》《为朱泚署坊市榜》二文,是仅存的古之奇三件作品中的两件。那么,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呢?

(一)《署坊市榜》确实为朱泚大秦国而作^[4]

《全唐文》卷五二六古之奇《为朱泚署坊市榜》云:

奉天残党,蚁聚京畿。重杰等仍敢执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师小将,果复败亡。观此孤城,不日当破。云罗布网,无路鸟飞。铁釜盘鱼,未过瞬息。宣布遐迩,各使闻知。^[5]

这个以朱泚诏令名义发布的榜文,录自唐赵元一撰《奉天录》卷一,全文为:

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杰为平虏使,屯兵于梁山之西隅也。时与李日月频战,官军大捷。后被伏兵,死于锋刃。朱泚出榜两市及署两坊门,曰:“奉天残党,蚁聚京畿。重杰等仍敢执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师小将,果复败亡。观此孤城,不日当破。云罗布网,无路鸟飞。铁釜盘鱼,未过瞬息。宣布遐迩,各使闻知。”伪兵部员外古之奇词也。^[6]

《全唐文》定其名为“署坊市榜”,也根据《奉天录》的叙述取意。

关于高重杰被擒杀及唐德宗与朱泚双方争礼之

的过程,《奉天录》卷一记述也颇细密:

初,重杰纵骑追贼,独出于三军之首。凶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凶徒生擒。亲事数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躯而夺之。凶渠虽众,追者气锐志坚,奋然不顾,遂被逆党斫重杰头而弃其身。亲事收其神枢,入奏于奉天。帝见之,抚尸而哭。或谏曰:“裨将死,抚尸而哭,越礼也。”帝曰:“大礼非卿所知也。艰虞之际,死于王事,愍恻岂拘常伦!”遂尽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头,安之颈而埋之。朱泚得高重杰头,又集伪百官,大哭曰:“忠于彼者,亦义于此。为朕之无礼,杀我忠臣。”又命伪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之。^[7]

学者以为:“《奉天录》是研究‘泾师之变’的第一手资料,其叙事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8]所言确实。实际上,正史往往据以记事。《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四德宗建中四年十月乙丑条,即多取自前引《奉天录》之记述:

乙丑,泚复攻城,将军高重捷与泚将李日月战于梁山之隅,破之;〔梁山,在奉天城北五里,乾陵在焉。〕乘胜逐北,身先士卒,贼伏兵擒之。其麾下十余人奋不顾死,追夺之;贼不能拒,乃斩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亲抚而哭之尽哀,结蒲为首而葬之,赠司空。朱泚见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为身而葬之。

唯“高重杰”作“高重捷”,战况叙述也简略。《新唐书·逆臣朱泚传》更综合《奉天录》前述记

[1]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五册,第148-149页。

[2]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674页。

[3]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673-674页。

[4] 朱泚大秦国,翌年改汉。为行文便利,仍称“大秦国”。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六古之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第2368页上。

[6] [唐]赵元一撰:《奉天录》(外三种),夏婧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页。

[7] [唐]赵元一:《奉天录》(外三种),夏婧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页。

[8] 黄寿成:《赵元一〈奉天录〉的史料价值》,载《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载，略云：

帝使高重杰屯梁山御贼，贼将李日月杀之，帝拊尸哭尽哀，结蒲为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群贼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胜，则令都人曰：“奉天残党，不终日当平。”

按，《新唐书·德宗本纪》所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十月兵变事件的经过，及德宗出逃与叛军围攻奉天城的初期战况，是：

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师。

戊申，（德宗）如奉天。朱泚反。

丁巳，朱泚犯奉天，禁军败绩于城东。

甲子，行在都虞候浑瑊及泚战于城下，败之。左龙武军大将军吕希倩死之。

乙丑，将军高重杰死之。

按，奉天，即今陕西省乾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管县十二，……奉天县（次赤。东南至府一百六十里）。光宅元年，割醴泉、始平、好畤、武功、新平郡之永寿五县置。梁山，高宗天皇大帝乾陵所在，因名曰奉天。”^[1]唐德宗因姚令言所部叛乱入都，遂逃出长安，避难于京城西北的奉天城。高宗乾陵所在的梁山，因地势高，可以俯瞰城内，成为唐军和叛军的驻屯和攻守要地。

朱泚围奉天城的时间经过，是这样的：建中四年（783）十月八日，朱泚僭位，国号“大秦”，年号“应天”；十三日领兵围逼奉天。城下与浑瑊战，大败。明日，分兵营于乾陵，下瞰奉天城。十一月三日，唐将杜希全与泚众战漠谷，不利；十五日，朱泚用云梯攻城，被浑瑊挫败。后李怀光五万救兵至，泚众大溃，围遂解。三十日，朱泚退回长安^[2]。“城围凡三旬有六日。”^[3]

高重杰就是在十月乙丑日（二十一日）的奉天城保卫战中牺牲的，是战死的第二位大将。当时战况，高重杰尸身被抬入奉天，首级却被朱泚部下砍下，残尸成了双方宣传与鼓舞的道具。这次战斗，主将战死，唐朝失败；朱泚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在长安东西两市及两坊出榜，宣扬胜利。朱泚在奉天，榜发在长安，草榜文者古之奇未必随军至奉天，可能就在长安。

在唐代，诏诰的起草（掌诰命）有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或以他官加“兼知制诰”衔。朱泚的大秦国，短期内无暇制度改作，只能沿袭唐朝制度。

朱泚的一号笔杆子是伪中书舍人彭偃。《奉天

录》卷一载，朱泚八日即位，“赦书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彭偃之词”^[4]。彭偃在代宗大历末为都官员外郎，“偃以才地当掌文诰，以躁求为时论所抑，郁郁不得志。泾师之乱，从驾不及，匿于田家，为贼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伪署中书舍人，僭号辞令，皆偃为之”^[5]。可见，古之奇只能是第二号以后的笔杆子。《为朱泚署坊市榜》由他起草，说明其在伪政权中是有一定地位的。按唐朝惯例，如他获得草诏资格，须在本职“兵部员外郎”官下加“知制诰”衔方可。

（二）《县令箴》未必作于朱泚大秦时期

古之奇《县令箴》，是否也作于伪帝朱泚期间？能否仍依据其“咨尔多士，各司厥官”一句，就断定其与《榜》文一样，也作于此期间？恐怕较难。

第一，关于“咨尔多士，各司厥官”的用典。

《县令箴》首句“咨尔多士，各司厥官”，使用了《尚书·周书·多士》典故。“咨尔”，用于句首，表示赞叹或祈使；“多士”，指众臣。“各司厥官”即各司其职之意。但这个“多士”，颇值得注意。

《尚书》的《多士》篇，是周公营建成周，安置西迁的殷商旧臣，并以成王的命令告诫之。《多士》通篇使用的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口气^[6]：“我明行上天之罚，把你们从远方迁来”，“现在我不杀害你们”，“你们能够敬慎，上天将会对你们赐给怜爱；你们假如不能敬慎，你们不但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会把上天的惩罚加到你们身上”。盖商纣之子武庚虽受尊崇、被封商地，却与周之“三监”管叔、蔡叔、霍叔联合叛乱。周公率军平叛后，

[1]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页。

[2] 《旧唐书·朱泚传》。

[3] 《新唐书·逆臣中·朱泚传》。

[4] [唐]赵元一：《奉天录》（外三种），夏婧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页。该记述也被《旧唐书·朱泚传》袭用。

[5] 《旧唐书·彭偃传》。

[6] 原文为：“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逊，比事臣我宗多逊。’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

为绝后患,遂将殷商众臣西迁至成周城,与周朝的宗庙宫殿区——王城(洛邑)邻近,以便监临。

这里的“多士”,专指殷商旧臣,连续有“尔殷遗多士”“尔殷多士”“告尔殷多士”等。或许,储仲君先生以为古之奇与此类似,《县令箴》是代表朱泚大秦国,来训诫唐朝旧部臣服于新朝的。

但在周朝,“多士”也泛指众官,如《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与前朝旧臣无关。晋唐已还,这种用法也很普遍。^[1]故谓古之奇《县令箴》以朱泚新朝压服唐朝旧臣,似难成立。他只是模仿《尚书·多士》“肆尔多士”“告尔多士”造句,来了个“咨尔多士”而已。而这里的“多士”,实际指称的是众多县令。古之奇所诫约的对象,只是大唐的县令们,希望他们能各尽其职。

第二,关于《县令箴》的创作时间及内容特征问题。

如果《县令箴》作于朱泚大秦国时期,脱不开下述这个时间表:

建中四年(七八三)十月,姚令言叛,拥立朱泚。

兴元元年(七八四)五月,王师收复京城,朱泚、姚令言遁去。

六月,“涇州田希鉴斩姚令言,幽州军士韩旻于彭原斩朱泚,并传首至行在”。

七月,“受伪署官乔琳、蒋镇、张光晟、李通、蒋鉴伏诛”。

按兴元元年(784)五、六、七月,绝不可能是从容写作之时。无论古之奇是否追随朱泚、姚令言逃跑,都会被鉴别出来而被收押,甚至被诛杀。建中四年(783)十月至兴元元年(784)四月,也未必是适合的写作时间。

这样分析,是从《县令箴》的内容特征出发的。

首先,古之奇《县令箴》,其文风与事类,皆不似战时的孔急用武之作,而更像和平时期的平心静气之作。《县令箴》的内容特征,不像《为朱泚署坊市榜》,其中有唐朝与大秦国的对垒,有奉天阵营与朱泚占据长安的冲突;这里没有战争,更没有死亡,有的只是和平时期的从容施政方案的比较,以及作者出于善意的、反复的叮咛、告诫。

其次,就实际而言,古之奇明显是在步元结《县令箴》后尘:元结欲解决当时县令们对繁简、宽猛等政策原则的把握,以及明、直、清、惠等为政素养的保有;古之奇也欲阐扬他所措意的县令们对宽猛、刚柔等政策原则的把握,以及明恕清通、重清

坚贞、利明直平等为官素养的保有问题。虽也是箴诫县令,古之奇加进了自己的更多理解和体味。

最后,《县令箴》的内容特征是建设性的,是出自有抱负士人的抒怀之作,充满了正能量。同时,“过客箴士,冀申同声”,他希望别人也有同样的看法。这种建设性,与古之奇其他“指斥时政”作品所表现的愤激一面,实相表里,并不矛盾。

古之奇《秦人谣》云^{[2][3]}:“微生祖龙代,却思尧舜道。何人仕帝庭,拔杀指佞草?奸臣弄民柄,天子恣衷抱。上下一相蒙,马鹿遂颠倒。中国既板荡,骨肉安可保。人生贵年寿,吾恨死不早。”储仲君先生以为,该诗“指斥时政,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与辛文房《唐才子传》所称古之奇作品“足幽闲淡泊之思”^[4]大异其趣。其实,对时政的不满,与对理想治世的憧憬,往往是古代士人的一体两面。《秦人谣》可能是古之奇在安史之乱期间或稍后所写,也即其入仕之前作品;而《县令箴》最可能作于古之奇出任幕府书记之前。在京师,古之奇与李端等在交游、唱和过程中而作。他的作品中,有与李端等人相同的倾向。

三、古之奇行迹之我见

(一) 古之奇与李端的交游与创作的相互影响

前引《唐才子传》卷三古之奇小传:“之奇,宝应二年……及第,与耿漳同时。尝为安西幕府书记,与李司马端有金兰之好。”卷四耿漳小传又云:“耿漳,河东人也。宝应二年……进士,

[1][晋]卢湛《答魏子悌》诗:“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北齐书·慕容绍宗传》:“公既身控神兵,心执忠义,忽欲歼夷多士,谓非长策,深愿三思。”[唐]白行简《李娃传》:“当磨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苏颋《敬和崔尚书大明朝堂雨后望终南山见示之作》有句云:“在德期巢燧,居安法禹汤。冢卿才顺美,多士赋成章。价重三台俊,名超百郡良。”

[2][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八古之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9册,第563页上。

[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六二古之奇《秦人谣》,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八册,第2913页。

[4]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674页。

与古之奇为莫逆交。”从现有资料看，尚难证实古之奇与耿漳的“莫逆交”^[1]；倒是古之奇与李端的“金兰之好”，迹证颇多。

按，李端（737？-784？），字正己，赵州人（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仕宦之家^[2]。大历五年（770）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曾辞官归隐，后移疾江南，终杭州司马^[3]。两《唐书》无专传，其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三《李虞仲传》、《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下·卢纶传》。记述更早者，有唐姚合《极玄集》、唐李肇《唐国史补》；元辛文房《唐

才子传》为李端作传，唯多揣测语。新出土家族墓志，可补充并纠正史籍记载之缺失。据李端母王氏墓志，可知李端曾在江西弋阳县为吏^[4]；据李端子李虞仲墓志^[5]，及李虞仲女墓志^[6]，可知李端官终杭州司兵，而非司马^[7]。李虞仲墓志云“公幼孤，依世父”^[8]，当是依靠其五叔李戎^[9]。盖李端死于兴元元年（784），享年48岁^[10]；李虞仲生于李端及第二年后的大历七年（772）^[11]，父亡时13岁。

李端于大历初年参加科举，却试不第。大历三年（768）落第后，作《下第上薛侍郎》，投谒礼

[1] 尽管古之奇诗作大胆揭露黑暗现实，矛头直指统治者，其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内容，与耿漳有些诗作之反映现实方面，有相通之处。参见万紫燕：《耿漳生平事迹考》，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0页。新出土《耿漳墓志》表明，耿漳宝应二年（763）登进士第，任左卫率府仓曹参军；约广德二年（764）因第五琦推荐为周至县尉；约于大历初年得替，经王缙推荐擢左拾遗；大历十二年（777）坐元载、王缙事贬为许州司仓参军；量移郑州司仓参军；约建中三年（782）又在河中府任兵曹参军；后又转京兆府功曹参军，贞元三年十一月卒于任。见胡可先：《新出土“大历十才子”耿漳墓志及其学术价值》，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则泾原兵变时，耿漳在河中府，不在京城，与李端一样，也躲过了被逼从逆的厄运。

[2] 李端外祖曾官刺史，父李震明经及第，官终大理寺丞；叔父李昂明经（一说进士）及第，官终仓部员外郎。分见李端父李震《唐故朝议郎行大理寺丞李公墓志铭》、李端母《唐故大理丞赵郡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合葬铭》、叔父李昂《唐故检校仓部员外郎赵郡李府君墓志铭》。参见史广超：《中唐诗人李端事迹新辨》，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牛红广：《唐李昂夫妻墓志考略》，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3] 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二八，杭州在江南东道，为上州。又按《唐六典》卷三十上州中州下州条，上州司马，从五品上。

[4] [唐]李昂：《唐故大理丞赵郡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合葬铭》云：“夫人王氏，有男子女子九人，后长息端吏弋阳”。见刘小磊：《河南博物院新藏唐代墓志》，载《中原文物》2000年第6期，第68页。并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5] [唐]卢钧：《唐故正议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吏部尚书赵郡李公墓志铭》：“公讳虞仲，……父端，杭州司兵，累赠兵部侍郎。”载赵文成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八三五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三册，第1159页。

[6] [唐]郑枢：《大唐郑氏故赵郡东祖李氏夫人墓志铭》：“夫人……祖讳端，皇杭州司兵参军，累赠尚书兵部侍郎。……父讳虞仲，皇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408页。

[7] 李端任杭州司马事，陶敏曾以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而上州司马从五品下，相差十三级，断定李端无自校书郎授杭州司马之可能。所言有理。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卷四李端，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五册，第179页。余按，《唐六典》卷三十上州中州下州官吏条：上州司兵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杭州为上州，则李端由正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出为从七品下的杭州司兵，官阶差别不大。李端自校书郎后、杭州司兵参军前，可能又被授予高于九品的官职。参见史广超：《中唐诗人李端事迹新辨》，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8] [唐]卢钧：《唐故正议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吏部尚书赵郡李公墓志铭》。载赵文成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八三五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三册，第1159页。

[9] [唐]李虞仲：《唐故昭义军节度巡官试太常寺协律郎赵郡李府君故夫人范阳卢氏墓志》：“虞仲从父母范阳卢氏，……夫人年十六，归于我从父。时辟司空府，因家于磁邢间。孤甥孤侄姻族不能自立者，多归焉。”李虞仲或为“孤侄不能自立”而“归”者。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329页。

[10] 乔长阜：《李端生平考述》，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1]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李端，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二册，第72页。

部侍郎薛邕,希望得到汲引。至大历五年(770)薛邕仍掌贡举时及第。期间,他与韩翃、钱起、卢纶、耿漳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由于走了驸马郭暖、宰相王缙、元载及其子弟的门路,及第之后,得授秘书省校书郎。

古之奇与李端的交往,当是到京师之前即已开始。大历三年(768)古之奇赴泾原幕,李端称“畴昔十年兄”,已是交往10年的友朋。按李端入京时间,有说“大多在永泰元年(765)或稍前已来到长安”^[1],有云“大约在安史乱前已来到长安”,又在“宝应二年(763)安史乱平后,踌躇满志来到长安”^[2]。但以10年计,似乎乾元二年可能更大^[3]。古之奇宝应二年(763)进士及第,比李端及第早7年,久未得官,直至去幕府就职。依“上可以考校书府,下可以羽檄戎藩”的说法,^[4]校书郎与从戎入幕是当时进士释褐的高下两途。偏巧李端与古之奇二友人,分别走入了这一高、一下之途。从李端送行诗看,他二人是长期相识、志趣相投、肝胆相照的诗友。

而将古之奇两篇诗文与李端作品相比较,更可以探测到二人的思想交流、创作互相激发的过程以及相互影响的程度。李端《杂歌》云:

汉水至清泥则浊,松枝至坚萝则弱。十三女儿事他家,颜色如花终索寞。兰生当门燕巢幕,兰芽未吐燕泥落。为姑偏忌诸嫂良,作妇翻嫌婿家恶。人生照镜须自知,无盐何用妒西施。秦庭野鹿忽为马,巧伪乱真君试思。伯奇掇蜂贤父逐,曾参杀人慈母疑。酒沽千日人不醉,琴弄一弦心已悲。常闻

善交无尔汝,谗口甚甘良药苦。山鸡锦翼岂凤凰,陇鸟人言止鸚鵡。向栩非才徒隐灶,田文有命那关户。犀烛江行见鬼神,木人登席呈歌舞。乐生东去终居赵,阳虎北辕翻适楚。世间反覆不易陈,缄此贻君泪如雨。^[5]

有学者谓,该诗“以水有清浊、物有刚柔起兴,讽刺了美人见疑、蛾眉被妒、贤愚莫辨、是非颠倒的现实,一气贯注,倾泻无滞,表明了诗人对世间反覆的厌弃,与盛唐大诗人李白吐露胸中块磊、抨击恶浊现实的《梁甫吟》《行路难》等诗篇命意颇近”^[6]。也有学者谓,“李端登进士第后,曾作过一番努力,想有所建树。然而却仕途维艰,遭人馋毁,闷闷不欢”,入朝有年,一直未有升迁,“《杂歌》便寄寓了这种愤满和悲愤之情:‘人生照镜须自知,无盐何用妒西施。秦庭野鹿忽为马,巧伪乱真君试思。……世间反覆不易陈,缄此贻君泪如雨’”,其“陈辞吐义,充满了激愤之情”^[7]。

依前说,李端是在大吐对现实的不满,或者说涉涉“讽议时事”^[8];依后说,更点明李端是在仕途稽滞时,表达愤懑之情的。李端《归山居寄钱起》诗^[9],称自己“发鬓将回色,簪纓未到身”;《得山中道友书寄苗钱二员外》诗^[10],又说自己“壮志年年减”“微官称下才”,大抵皆因其官微不迁而发。但我们的关注重点,是《杂歌》的意象(水、松、镜)、用典(指鹿为马)、比兴手法等,与古之奇作品的那种积极的呼应关系。请表1(字同者,用黑体;字虽不同,而义同者,用斜体;余用仿体)。

[1] 乔长阜:《李端生平考述》,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2] 张国浩:《略论李端的生平及诗歌创作》,载《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4期。

[3] [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二七卢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漳、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长诗,“作于贞元四年(788)后数年间”,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7页。以此推算李端入京在宝应(762)或上元(760-761)间,更早可能在乾元(758-759)间,其与耿漳、古之奇交往也在此时。

[4] 薛逢(816-?)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进士及第后,作《上翰林韦学士启》,请求韦琮援引,云“上可以考校书府,下可以羽檄戎藩”,见《全唐文》卷七六六薛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四册,第3532页。

[5]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八四李端《杂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九册,第3239-3240页。

[6] 王定璋:《略论李端和他的诗歌》,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7] 张国浩:《略论李端的生平及诗歌创作》,载《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4期。

[8] 蒋寅:《才子中的才子——李端》,载《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9]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八五李端《归山居寄钱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九册,第3257页。

[10]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八六李端《得山中道友书寄苗钱二员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九册,第3275页。

表 1 古之奇与李端作品用典、比兴呼应表

作者 / 作品	句 / 事	句 / 事	句 / 事
古之奇一《秦人谣》			马鹿遂颠倒
古之奇二《县令箴》	勿谓刚可长，长刚者亡；无谓柔可履，履柔者耻。刚强有时，柔弱有宜，时宜克念，愿在深思。如水之清，如石之坚，如松之贞。	镜不自照，只能鉴物；人不自知，从諫勿拂。	
李端《杂歌》	汉水至清泥则浊，松枝至坚萝则弱。	人生照镜须自知	秦庭野鹿忽为马

在安史之乱时或稍后，古之奇作《秦人谣》，对朝政予以指斥，“马鹿遂颠倒”，矛头直指玄宗君臣；承平时期，李端将同样的典故用到自己作品中，“秦庭野鹿忽为马”是也。而古之奇后来在安定时所作的、符合道家祸福、强弱（宽猛）之“中道”观念的《县令箴》，其中所包含的山（重）、水（清）、石（坚）、松（贞）、剑（利）、镜（明）、弦（直）、秤（平）8种意象，被李端选择了其中水（清）、松（坚）、镜（明）3种意象，并相应增加了泥（浊）、萝（弱）两种意象。当然，也可以说，是古之奇从李端等诗友那里汲取了8种意象，集中罗列，从而产生了震撼人的艺术效果。比如，李端、耿漳诗也常用水清、松坚、镜明、剑利等意象^[1]。他们都将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构成饱含他们思想感情的、完整的意象。就本篇而言，李端论议的重心、视点，与古之奇不同：古之奇重在阐明刚柔无定，各有时宜；李端却以为清浊、坚弱（刚柔）等的界限常被突破，尖锐批判是非颠倒的现实。另外，李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从“水清泥浊，松坚萝弱”起兴，中间又涉及镜明（鉴、知）^[2]；至于“比”的手法，以清浊莫辨比喻真伪不分，以山鸡、陇鸟冒充凤凰、鸚鵡比喻不才占据了贤德之位，等等，则有较古之奇更为文学化。

无疑，李端“《杂歌》无论就其思想内涵、艺术造诣还是审美效应着眼，都可称得上歌行中的佳作”^[3]。其中杂糅的大量典故，借其中人物遭遇以表达自己的愤然之情。但其思想性、艺术性及美学造诣，却得益于对古之奇诗文精华的借鉴，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此事足以让我们知晓他们二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互相切磋、互相激荡的频繁情形，也使我们有机会探究二人思想、情感交流的具体情状：他们有时消极、悲凉、失望，有时积极、激越、期待；强烈的用世之志，虽不顺遂，但都愿意恪守社会的正价值，如古之奇对明恕、清通、坚贞、利明、直平等价值的信奉，对宽猛相济、刚柔并举等政策原则的尊崇，及作为官员个人应保持的远恶近善、

节欲戒贪等品质；李端亦然。

因之，通过李端看古之奇，第一，古之奇与李端，都伤时哀世，古之奇有《秦人谣》，李端有《宿石涧店闻妇人哭》《代村中老人答》《过宋州》《芜城》《留别柳中庸》等。共同的惘乱伤时，其忧国忧民之情常因之表达出来，并因之而推原祸始，将眼前的祸乱都从历史的角度予以反思。

第二，古之奇与李端，都有颇为强烈的用世之志。古之奇有《县令箴》，李端有《赠赵神童》《晚游东田寄司空曙》《下第上薛侍郎》等，甚至李端嗟叹怀才不遇、抒发仕途坎坷之诗，也是其用世意识的曲折反映。还有，李端“为人颇正直，对官场倾轧、虚伪逢迎、阳奉阴违一套极为反感”，《长安书事寄薛戴》诗云^[3]：“笑语且无聊，逢迎多约略。

[1] 比如，水清的意象，李端诗“雪映龙潭水更清”（卷286-7《送皎然上人归山》），“毒龙潜处水偏清”（卷286-23《夜投丰德寺谒海上人（一作卢纶诗）》），“长川寒且清”（卷284-1《古别离二首》），皆是；镜明的意象，李端“明镜方重照”（卷286-29《下第上薛侍郎》），“对镜不梳头”（卷284-39《妾薄命》），“素发临高镜”（卷285-15《送客往湘江》），皆是。水清、松坚、剑利等意象，耿漳诗分别有“野水带寒清”（卷269《奉和元承杪秋忆终南旧居》），“愿保乔松质，青青过大寒”（卷269《晚登虔州即事寄李侍御》），“常闻铁剑利”（卷268《代宋州将淮上乞师》）；而“清如寒玉直如丝”（卷269《赠别刘员外长卿》），则是玉清、丝直的意象。参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68-269耿漳。

[2] 蒋寅：《才子中的才子——李端》以为：“刘长卿喜爱草的意象，李端却喜爱花的意象；李端诗中花的意象多于草，出现十余次，刘长卿诗中则比草少得多。这似乎可以说是两人情态和趣味的一个象征性的差异。李端诗中总是隐隐洋溢着有一股年轻的气息。”参见《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王定璋：《略论李端和他的诗歌》，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三山不可见，百岁空挥霍，故事尽为愁”，即反映这一点。或许，古之奇也能如此。

（二）古之奇可能随大秦高官被处决

周勋初先生《唐诗大辞典》列述古之奇经历：“大历三年（768）任泾原节度使马璘掌书记。十一年璘卒，之奇仍留泾幕，历佐节度使段秀实、李怀光、朱泚、孟皞、姚令言。德宗建中四年（783）姚令言率师至京，之奇亦在军中。朱泚反，之奇受伪官，为泚掌文翰。兴元元年（784）泚败，之奇约于七月伏诛。”^[1]大抵采纳了储仲君的考证结论。

古之奇于代宗宝应二年（763）登进士第，过了三年守选期后，^[2]从军入幕。按“马璘移镇泾州在大历三年（768）十二月，辟召幕僚当在此后不久”。^[3]若古之奇从大历四年入幕，则任职泾原军共15年。逢其军卒哗变、现任主将姚令言被裹挟并拥立老上司朱泚为大秦国皇帝，无论他是否为铁杆的追随者，以及在此期间是否有过动摇或挣扎，都已不再重要。朱泚反叛历经8个月，翌年五月，唐军收复京城；六月，朱泚被其部将杀死；七月，唐德宗返回长安。唐祚未因泾原兵变而中断，因而，朱泚作为伪皇帝、姚令言作为叛将、古之奇作为叛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而被定了论。

古之奇被清算的可能性十分大，但未必被拖到七月。

一则，古之奇那篇背叛唐朝的文章，坐实了其叛臣身份。

古之奇草诏，写出《为朱泚署坊市榜》这样的檄文，影响重大，在朱泚集团中相对显眼，被作为重点对象镇压的可能性很大。

清人编《全唐文》，其所收大秦君臣文字，共有7人：乔琳在卷三五六，张光晟、彭偃在卷四四五；朱泚、朱滔、古之奇、洪经纶在卷五二六。除朱滔、古之奇外，其余5人皆大秦核心人物。且所收诸人之文，除乔琳有《太原进铁镜赋》等6赋及《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五庙颂》1颂共7篇，古之奇有《县令箴》《为朱泚署坊市榜》2篇之外，其余皆每人1篇，如张光晟《请诛回纥表》，彭偃《删汰僧道议》^[4]，朱泚《遗弟滔书》，朱滔《移诸道牒文》，洪经纶《大岷山铭》。其他伪高官无论文武，如李忠臣、姚令言、源休、蒋镇等，皆无文收入。

古之奇在《全唐文》卷五二六所处的位置，也经过了编者的特意安排。前有朱泚、朱滔、刘辟，后有洪经纶。刘辟非大秦政权之人，这里不

论^[5]，编者将古之奇列在伪皇帝和皇太弟之后、太常少卿洪经纶之前，似乎有点抬高他。其一，古之奇的官职，远没有洪经纶太常少卿的正四品上高^[6]；其二，古之奇的影响，也远没有“累代通儒”的洪经纶大^[7]。如此排列的依据，应是就文章内容而归类的。因为，收入他卷之中的乔琳、张光晟、彭偃文章，无论文体为“赋、颂、表、议”，皆与反叛无关，大抵皆属于泾原兵变之前的文字；而朱泚之“书”、朱滔之“文”、古之奇之“榜”，从唐朝立场看，皆属反书。朱泚《遗弟滔书》云“三秦之地，指日克平；河北一路，用卿殄除”，是二朱联合反叛之语；朱滔《移诸道牒文》言“不有废也，将何以兴？今披讖应图，则鼎新之兆先也”，“今发突骑元戎四十万，长驱北至洛阳，与皇帝会蹕于上阳宫”，则反叛付诸行动者也。古之奇榜文，前已述及，更毋庸论。因此，坐实古之奇的叛臣身份，该“榜”一文已足。

而向朱泚新朝献诗粉饰者，后被德宗扑杀。《奉天录》卷一载：“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

[1] 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修订本），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2]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云：“及第举子有了出身，成了吏部的选人后，仍不能即刻授官，得先守选数年。如进士及第守选三年，明经（明二经）及第守选七年，明法及第守选五年……等。守选期间，世称他们为前进士、前明经、前明法等。及第举子的守选自唐初贞观年间就开始了。……在唐代，进士及第不守选即授官，可以说是没有的。”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页。

[3]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古之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一册，第673页。

[4] 《旧唐书·彭偃传》收录该文，《全唐文》盖源于此。

[5] 刘辟是宪宗初年的西川节度留后，节度使韦皋死，刘辟要挟朝廷，求三川之地，因而反叛，被剿灭。其人其事，远在古代奇之后。所收文为其《如石投水赋（以仁义忠信公平能谏为韵）》，参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六刘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第2367页。

[6]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卿少卿条：“太常少卿二人，正四品上。”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94页。

[7] [唐]赵元一：《奉天录序》云：“洪经纶累代通儒，乃作趋时之士。”载《奉天录》（外三种），夏婧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页。

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皇帝再克京师，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1]李季兰献朱泚之诗，今存俄藏 Д x.03856，诗云：“故朝何事谢承朝，木德□天火□消。九有徒□归夏禹，八方神气助唐尧。紫云捧入团云汉，赤雀衔书渡雁桥。闻道乾坤再含育，生灵何处不逍遥。”^[2]称颂朱泚新朝应天顺命，自然触犯德宗忌讳，被杀是必然的。

古之奇也当如此结果。即使他没被李晟斩杀，后来也会被德宗扑杀。

二则，古之奇官职卑微，若被处决，在名单上属于“等”字之后的人物。

古之奇“兵部员外郎”一职若属实，则其职为“从六品上”，^[3]尚不是《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疏所谓的“五品以上之官，是为‘通贵’”，也即不是《唐六典》所谓“制授”官，甚至也不是“敕授”官，而是须参加吏部铨选的“量资注拟”官员。^[4]这样，在唐朝人的眼里，他不够级；但如果有了“知制诰”衔，则又够分量，尤其再加上那篇榜文。因而，若被处决，他是“等”字之后未被列出名字的人物——该诛却又不必列名。

兴元元年（784）五月至七月，朱泚大秦国君臣死亡或被处决的情况，综合两《唐书》纪传、《资治通鉴》《奉天录》等记载，列表2如下。^[5]

表2 兴元元年（784）大秦国君臣逃死或处决情况表（以时间先后为序）

时间/地点	斩/逃/名数	姓名/官/死因/时间	姓名/官/死因/时间	姓名/官/死因	姓名/官/死因
五月己亥（三十一日）/长安	李晟屯安国寺，斩泚党等八人于市	1. 李希倩，兵马使	2. 敬缸，节度使；御史大夫（从三品）	3. 彭偃，中书舍人（正五品上）	4. 人阙名（4-8）【另：源休三子并斩于东市】
六月癸卯（四日）、甲辰（五日）/泾州、宁州彭原、	朱泚等出逃4人	9. 姚令言，侍中（正三品），知政事；侍中；关内元帅；元帥。逃至泾州，A. 泾州田希鉴诱杀，斩首来献；B. 泾卒杀姚令言，诣田希鉴降。癸卯（四日）	10. 朱泚，大秦国皇帝。逃至宁州彭原，泚将梁庭芬、朱惟孝射泚坠坑中，韩旻等斩之，诣泾州降。甲辰（五日）	11. 张廷（庭）芝，不知下落	12. 泚侄，太子朱遂。A. 野人杀之；B. 逃幽州
凤翔/泚死后	出逃另2人	13. 源休，京兆尹（从三品）、判度支；中书侍郎（正四品上）、平章事、判度支。A. 为其部曲所杀，传首来献；B. 奔凤翔，李楚琳斩之	14. 李子平，谏议大夫（正五品上）、同平章事。A. 斩获；B. 奔凤翔，李楚琳斩之		
丙午（七日）	李晟斩彭、崔、杜、吴等13人于安国寺前	3. 彭偃，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与五月己亥斩彭偃重出】	15. 崔宣（莫）， ^[6] 御史中丞（正五品上），节度使。 16. 泚将杜如江，节度使； 17. 泚将吴希光	18. 洪经纶，太常少卿（正四品上）	另8人阙名（19-26；或为9人，即除去重复的彭偃）
丙辰（十七日）	李晟将士擒李忠臣于樊川，系之有司。斩之	27. 李忠臣，皇城使；司空兼侍中（正三品）；京兆尹（从三品）、皇城留守；司空（正一品），并斩其子			
七月丙子（七日）	乔琳、蒋镇、张光晟、李通、蒋鑑伏诛于西市东北街	28. 乔琳，吏部尚书（正三品）	29. 蒋镇，吏部侍郎（正四品上）；门下侍郎（正四品上）、同平章事；中书侍郎（正四品上）	30. 张光晟，节度使；副元帅；右仆射同平章事、门下平章事	31. 李通；32. 蒋鑑（諱）， ^[7] 御史中丞（正五品上），平章事

[1] [唐]赵元一：《奉天录》卷一，夏靖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页。

[2]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上，中华书局2000年版。转引自[唐]赵元一：《奉天录》（外三种），夏靖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奉天录》“点校说明”，第10页。

[3]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兵部……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2页。

[4]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侍郎条：“五品已上以名闻，送中书门下，听制授焉。六品已下常参之官，量资注定；其才识颇高，可擢为拾遗、补阙、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焉。其余则各量资注拟。”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2页。

[5] 死于战场或投降被杀之将领或节度使，不计入。主要有：建中四年，奉天被围时，浑瑊伏击射杀泚将西道先锋经略使李日月；兴元元年四月，宋归朝败武功，降李怀光，送兴元（梁州）斩之；五月壬辰，尚可孤败泚将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仇敬忠于蓝田西，斩之。较早自杀的，也不计入。如樊系，伪大秦礼部侍郎、礼仪使，唐时为太常卿。被逼为朱泚即位作册礼，礼成，樊系即仰药死。

[6] 《旧唐书·彭偃传》作“伪中丞崔宣”，同书《朱泚传》则作“崔莫为御史中丞”，或为同一人。《新唐书·逆臣朱泚传》，崔宣为节度使。

[7] 《旧唐书·德宗纪》作“受伪署官……蒋鑑伏诛”。《新唐书·逆臣朱泚传》作“以蒋諫为御史中丞”。《旧唐书·蒋镇传》：“与兄鍊并以文学进，……与兄鍊等并授伪职，斩于东市西北街。”

按,《李晟收复西京露布》提到活捉、杀死、逃亡之大秦国君臣,有名字者共10人,“段(段)诚谏贼之心膂,既就生擒;沈厚运贼之羽毛,终制死命”;又“生擒伪署侍中董泰、中书侍郎平章事蒋镇、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光晟、兵马使李希倩、敬釭等,逆贼朱泚与同恶姚令言、张廷芝等,轻骑走出”。^[1]其中,死1人,活捉6人,逃亡3人。其中,唯侍中董泰、军将沈厚运,不见他书记载。从上表看,李晟是有计划行刑的。而负责此事的,是他的得力干将之一郑云逵。《奉天录》卷四载:“李公军政郑云逵,时为行军司马,收长安,为前驱焉,畜锐被坚,拔距摧敌。……初收京师,充搜获宫殿斩决解补皇城留后洒扫禁卫如此等使,逾三旬焉。”^[2]从搜捕、斩决、禁卫等一应事务,都由郑云逵主持,且历时三十天以上。

李晟五月戊戌(三十日)收复京师,次日己亥(三十一日),他斩第一批伪官8人;六月丙午(七日),斩第二批伪官13人;丙辰(十七日),斩李忠臣及其子;七月丙子(七日),斩第四批伪官5人。近40天中,先后斩决27名伪官,不计在外杀死的大秦国皇帝朱泚、姚令言、源休、李子平,及不知下落的张廷芝、朱遂。记载有冲突者,彭偃五月己亥(三十一日)已被斩,六月丙午(七日)又被斩一次,二者必有一误。

其余人,如被李晟将王伉所擒获的节度使段诚谏,以及授官有名、而未见诸处决名单的其余5人,可能在五月己亥斩8人、六月丙午斩13人的“等”字之后,也已被处决。包括:段诚谏,节度使;许季常,京兆尹(从三品);裴揆,给事中(正五品上);崔幼贞,给事中(正五品上);张宝,节度使;何望之,节度使。

史书中,不见古之奇战斗死亡或出逃记载,他很可能出降,并在前述两次大规模处决伪官时被处决。五月己亥“斩泚党八人”中未具名者有4人,即使算上“源休三子”,^[3]还差1人;六月丙午“斩……等十余人(十三人)”中的未具名者有8人,《资治通鉴》更强调本次处决共“斩文武官受朱泚宠任者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从上述人所任职官的品级看,多是正五品上,四品、三品甚至一品者也有,古之奇自然排不上,他可能是附着在“等”字之后

而被斩决的人。

而且,古之奇即使没被斩杀,从多数伪高官未得到赦免看,古之奇得到赦免的可能也不大,尽管唐朝有两次赦令。

一是早前的赦文对象不适用于他。《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纪四五德宗兴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条:

赦天下,改元,制曰:“……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4]

第一是“胁从”,第二须是官军未到京城之前而“去逆效顺”,第三是散归本道、本军,古之奇无一。尤其他的“本军”——泾原军是叛乱主力,唯一的结局是被打散、消灭,不存在归本军、本道的机会了。

二是新的大赦文出现太晚,因而处决在前、赦免在后,大赦对死者已无意义。七月七日,李晟已经将主要叛臣处决完毕;至二十三日发布《平朱泚后车驾还京赦》,其先“贼党皆诛”,^[5]或“诸党并从夷戮”,^[6]表明当时处决叛臣及其家属之

[1]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一三于公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第2310页。

[2] [唐]赵元一:《奉天录》卷四,夏婧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2页。

[3] 《旧唐书》卷一二七《源休传》。

[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六〇陆贽(一)《奉天改元大赦制》:“……^{朱泚}虽与贼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泚大为不道,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应被^{未逆}胁从将士官吏百姓及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顺,及散归本军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册,第2081页。

[5]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四德宗建中四年十月乙丑条:“李日月,泚之驍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泚归其尸于长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败,贼党皆族诛,独日月之母不坐。”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367页。

[6] [唐]赵元一:《奉天录》卷一:“及李晟收长安,诸党并从夷戮,惟李日月母存而不问。”

事已经完成。^[1]古之奇应该还是没有机会沾上这一大赦恩泽的，无论他是属于“亏废名节”，还是属于“贪冒货利”哪种情形，^[2]都是一样。何况，当时对于像蒋镇这样的，虽任伪官，但颇有护佑唐朝官员之行为者，也不加分辨，一律斩杀。^[3]

李晟确有两件请求皇帝赦免的情形。一是悯老。乔琳七十多岁，“李晟悯其衰老，表请减死”。德宗却以为乔琳“累经重任，顿亏臣节，自受逆命，颇闻讥谐悖慢之言，背义负恩，固不可捨，命斩之”^[4]。二是赏功加爱才。《旧唐书·张光晟传》：李晟以张光晟“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诘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

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新唐书·朱泚传》略同。即有人欲其死，尤其德宗决意杀之，使得李晟不得已而杀之。但也有不同说法，以为李晟斩张光晟，乃因张光晟欲先往迎驾德宗以争功。^[5]一个老年、一个有功且有才，古之奇所不及；且二人经历颇丰富，乔琳在唐曾为州刺史、大理少卿、国子祭酒，直至御史大夫、平章事，张光晟也历官州刺史、都护、右金吾将军、太仆卿，此又古之奇所不及。

人物命运之不同，乃至于是。建中初年，李端“移疾江南”，并得在杭州任官。^[6]人不在京城，使其躲过了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之乱。而他的朋友古之奇，则被深深地裹挟其中。古之奇之躲不开，因他恰在泾原军中。或许这就是宿命。

[1] 处决而不赦免，是因为过去所谓的赦免，只是宣传：“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贼伪官者，破贼日悉贷不问，官军密榜诸道”。见《新唐书·逆臣中朱泚传》。但在平叛之后，就未必执行了。这一点，德宗与肃宗不同。肃宗《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其逆人能自投降，率众款附，及杀获逆人，其以郡县军城降者，并加超赏。应与安禄山同谋叛逆枝党，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等一房，并不在免限。”参见[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8页。盖肃宗入京，乱并未平息，故赦文中须列出对叛逆人的处理条款；德宗入京，朱泚之乱基本平息，没必要单列处理条款了。

[2] 兴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平朱泚后车驾还京赦》，其大赦的范围，可以理解为包含了朱泚政权官员的处理在内，文云：“朕既不德，致寇兴祸，使生灵无告，受制凶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择？或亏废名节，或贪冒货利，陷于法网，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抚之以道，乃欲绳之以刑，岂所谓恤人罪己之诚，含垢布和之义？涤清污俗，咸与更新，可大赦天下，自兴元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且“今年正月一日赦书，节目未行者，并举而行之。赦书或有未该，即比类条件闻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藏兵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参见[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61-662页。

[3] 《旧唐书·蒋镇传》：“然源休与朱泚频议，欲逼胁潜藏衣冠，大加杀戮，镇辄力争救，获全者甚众。”

[4] 《旧唐书·乔琳传》。

[5] [唐]赵元一：《奉天录》卷四：“令公（指李晟）崇重刑法不贷。时伪门下平章事张光晟，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李公知其奸诈，乃集三军而让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闻忠不恶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当有脱文）且同谋，不终其义，佐汉又非纯臣。事迫势穷，返噬其主。晟方扫除妖孽，洗涤宫闱，四凶碎首于王阶，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反覆其君，乱我邦国，将付大戮，以戒将来。岂可使首鼠竖子与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赐之极刑。光晟临死而言曰：‘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贼臣之词。”张光晟欲先去迎驾唐德宗而被李晟杀死。但张光晟属于最后一批被斩的大秦国高官，距离第一、二批处决伪官，皆已经一月有余。拖延之久，似乎李晟对张光晟确实有特别考虑。此外，《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六月丙午条《考异》，录袁皓《兴元圣功录》所载李晟《奏宥郭晞状》，以郭晞“迫胁授任”于朱泚，但《旧唐书·郭晞传》载郭晞未受泚官，后潜奔奉天，从驾还京。既不曾受伪官，自然也无“奏宥”一事。

[6] 《旧唐书》卷一六三《李虞仲传》：“端自校书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马。”《新唐书》卷二〇三《卢纶传》：李端“后移疾江南，终杭州司马。”